

试论古代维吾尔族翻译家胜光法师^①

耿世民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胜光法师^②是生活在公元10—11世纪的维吾尔族伟大翻译家,现存他翻译的回鹘文(古代维吾尔文)《玄奘传》和《金光明经》等著作对于研究古代突厥语、维吾尔语以及民族语文汉译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胜光法师;《玄奘传》;《金光明经》

[中国分类号] H21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11)01-0027-07

我们知道,远在中国古代,今新疆地区(古称西域)就和内地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联系。西汉(公元前221—后23年)以后,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就与内地各族人民一起在缔造和发展我们伟大祖国的事业中作出了贡献。随着新疆地区与内地政治上的统一,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和内地汉族人民之间也早就有了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内地汉族文化和汉语文也很早就对新疆地区发生了影响。南北朝时期,随着汉族群众进入吐鲁番地区,汉语文在当地曾被普遍学习和使用。史载“(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按指当地民族文字),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1](卷97)]。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各地出土大量汉文古文献残卷,如《诗经》、《尚书》、《史记》、《汉书》、《战国策》、《论语》、《文选》以及大量汉文佛经也都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内地的佛教最早是通过新疆地区和中亚地区传入的。古代新疆龟兹(今库车)与于阗(今和田)地区的佛教文化也曾对佛教传入内地发生过巨大的影响。例如汉文中一些普通的佛教术语就是借自新疆古代龟兹一焉耆语(或称“吐火罗语 Tokharian”)或于阗语(或称和田—塞语 Khotan-Saka),如“佛”、“出家”、“和尚”、“沙门”等。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新疆地区历史上有不少少数民族是精通汉语文的,其中有些还能用汉语文写作。例如龟兹(今库车)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公元344—413年)到内地译佛经为汉文达三百多卷。唐代疏勒(今喀什)人裴惠琳(公元737—820年)用汉文撰有《一切经音义》一百卷。龟兹人利言(卒于公元789—795年间)用汉文撰有《梵语杂名》一部。生活在9世纪上半期的坎曼尔不仅熟读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的作品,并能用汉文写诗。他在用汉文写成的《忆学字》一诗中,生动感人地描述了他家祖孙三代学习汉语文的情况^[2]。

9世纪中期回鹘(古代维吾尔)西迁新疆后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例如宋朝王延德在其《使高昌记》一书中说:“(昌)……寺中有(汉文)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3](卷490)]。到了元代,回鹘人中通晓汉语文的更是人才辈出。见诸记载的就有:北庭人阿鲁浑萨里,习汉文书,通经史百家;别失八里人安藏,精通儒学,从汉文译有《尚书》、《贞观政要》、《资治通鉴》、《难经》(医学等)、《本草》等书;必兰纳识里,感木鲁(今哈密)地方人,从汉文译有佛经多种;迦鲁纳答思,

通诸国语，以畏吾字(即回鹘文)译西天(印度)、西番(藏族)经论。此外，如巉巉、廉惠山海牙、小云石海牙(即贯云石)、萨刺班、伯颜不花的斤、隐也那失里、鲁明善等人都能用汉文写作，有的成为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如贯云石等)。其中特别应指出廉惠山海牙、沙刺班二人对纂修《辽史》、《金史》曾作出了贡献^[4]。鲁明善用汉文撰有《农桑衣食撮要》一书。近代新疆各地出土的译自汉文的回鹘文残卷，如《易经》、《左传》、《论语》以及许多译自汉文的佛经也都证明上述史书中的记载是可靠的。

由此可见，一千多年前维吾尔族中出现一位像胜光法师那样精通汉语文的翻译家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原因，可以说是长期以来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学习的结果。

根据有关资料，胜光法师约生活和工作在我国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高昌王国初期，他的出生地是别失八里(Bishbaliq，唐代称北庭，遗址在今乌鲁木齐北吉木萨尔县境内)。现存他翻译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回鹘文题作 Bodistw taito samtso acharining yoryqyn uqytmaq atlygh tsi in chuin tigmā kiwi nom bitig [回鹘文译名的汉译：名字叫做说明菩萨大唐三藏法师生平的慈恩传的经书])(以下简称《玄奘传》)与另一重要译著《金光明最胜王经》(回鹘文译名为 Altun önglūg yaruq yaltryqlygh qopta kötrülmish nom atlygh nom bitig [回鹘文译名的汉译：名字叫做金色光明的最佳经王的经书])(以下简称《金光明经》，Altun Yaruq)。这是目前回鹘文佛经中篇幅最大、保存较完整的重要文献之一。回鹘文本译自唐代义净的汉文本，全书共10卷，由32品组成。

回鹘文来源于古代中亚的粟特文，为公元9世纪至14、15世纪我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使用的一种文字。回鹘文《玄奘传》写本于1930年前后在南疆一带出土，后被人携往欧洲，分别卖给法国、俄国有关机构。写本长44公分，高18公分。每面四边划有红格线。在每叶文字的第5行到第9行之间划有圆圈(直径约4.9公分)，圆圈中间有穿绳用的小孔。据目前所知，回鹘文《玄奘传》写本残卷现存部分共为394叶，788面。其中248叶现存北京图书馆(为上世纪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先生在吐鲁番地区购得)，123叶现存法国集美(Guimet)博物馆^{[5] (P4)}，23叶现存俄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6] (P256)}。保存于北京图书馆的部分，在自治区前主席赛福鼎(Saifudin Aziz)的关心下，于1951年正式影印出版，书名题作《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

汉文《玄奘传》是玄奘弟子慧立按照玄奘口述撰写的一部名著，书中详细记述了公元7世纪我国伟大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教大师玄奘的生平事迹。特别是该书的卷一到卷五详细记述了他在公元629—645年去印度期间在新疆地区、中亚和印度各地的见闻。该书与玄奘的另一名著《大唐西域记》一起构成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新疆地区、中亚和印度历史、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早在19世纪这两部重要著作就被译成多种外国语。

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的译者为新疆地区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关于这一点他在写本的第七卷末(北京影印本23b)这样写道：

“又幸福、伟大的中国国中精通三藏经的慧立大师受命用汉语制成名叫彦侏法师的经师笈之。又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重新从汉语译为突厥语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的慈恩传史书……”(回鹘文原文：ymā qutlugh ulugh tawghach ilintā üch aghylygh nom ötgürmish huilip tayshy ödig alyp tawghach tilinchä yaratmysh kintsung wapshi atlg nomchy achari kingürtmish yana tawghach tilintin bish balyqlygh singqu sali tutung yangyrdy türk tilinchä äwirmish bodistw taito samtso acharining yoryqyn uqytmaq atlg tsi in chuin tigma kwi nom bitig …)。

关于译者胜光的生平事迹目前我们知道很少，只知道除《玄奘传》外，他还翻译了著名的大乘佛教典籍《金光明最胜王经》10卷(根据唐代义净的本子)。例如在该书的跋文中他这样写道^{[7] (P343-344) (P13-14)}：

“又幸福的东方伟大中国国中精通大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法师从印度语译为汉语。又在此五浊恶世后学的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再从汉语译为突厥—维吾尔语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完”（回鹘文原文：ymä qutlugh öngtün ulugh tawghach ilintä taishing shioshing alqu shastrlarygh qamagh nomlarygh qalysyz ötkürü toplu bilmish boshghunmysh bodistw kitsi samtso atlg achari änätkäk tilintin tawghchcha äwirmish yana bu kälyük bulghayuq bish chöbik yawlaq ödtäki kinki boshghutlugh bish balyqlygh singqi sali tutung tawghach tilintin ikiläyü türk tilinchä aqtarmysh...）。

现存较完整的回鹘文写本《金光明经》为俄人马洛夫（S. Malov）于上世纪初在我国甘肃裕固族地区所得。写本写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例如在该写本的第三卷末的跋文中这样写道：

“大清（国）康熙二十六年，鄙人我宝贝金刚沙比为超度死去的父母……于10月28吉日亲手抄写此经”（回鹘文原文：taiching kangshi alty otuz yyl üzä……irinch ratnawajir shabi ärtmish ög qanglarym ozghu qutrulghu üchün bu üchünch kuinni öz iligin üzä……onunch ayning yigirmi säkizi achylmaq qutlugh kün üzä bitiyu tägintim.）。

根据1965年土耳其学者西纳色·特勤（Sinasi Tegin）刊布的一叶回鹘文残卷（现存德国梅因茨 Mainz）来看，回鹘文佛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也是出自胜光的笔下，译自汉文。例如其中写道：“又幸福伟大的中国国中名叫……寺中的精通三藏经的名叫……法师从印度语译为汉语。又受赞颂的十姓回鹘人中的后学者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再从汉语译为突厥语的千眼千手观世音菩萨……（经）第三品完”^③。

最近匈牙利学者哈扎（G. Hazai）刊布的回鹘文《观身心经》残卷也是他从汉文翻译的^{[8]（第13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该残卷的骑缝处写有“胜光法师”四个汉字。本文就是根据这一点，称这位古代维吾尔族翻译家为胜光法师的，以代替过去的译名“僧古萨里”（这里我采用了法国突厥学家哈米勒屯 J. Hamilton 的研究，他认为萨里/Sali 为来自梵文的 acarya “法师”的译名）。

根据我以前的学生卡哈尔（Qahar Barat）的意见，现存回鹘文《八阳神咒经》（Säkiz Yükmäk）也是胜光法师从汉文翻译的。

此外，根据现存日本的一片回鹘文残叶来判断（内中谈到古代龟兹王金花王的故事）^{[9]（P339）}，我们怀疑它是否即为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所记同一故事的回鹘文译文。如是，则其译者有可能也是这位胜光法师。

关于胜光法师生活的年代目前学界尚无一致的意见。我们根据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的字体（为一种早期的回鹘文写经体）以及写本中绝不见元代回鹘文文献中常见的 t 和 d、s 和 z 字母替换使用的情况，认为该书翻译的年代应在元代以前，即北宋年间（960—1127年）。我国已故学者冯家昇先生也认为回鹘文《玄奘传》译于公元10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10]（P380）}。

读胜光法师的译作，首先得到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位精通汉语文、熟悉我国历史和佛教典籍的人，再从其译文流畅度和语法的严谨程度来看，他又是一位精通本族语文的大师。另外，从其译文的语言来看，他除汉语外，还掌握着在古代新疆塔里木盆地一度流行的混合梵文（Hybrid Sanskrit）（季羨林教授称为“和尚梵文”）或当时可能仍在使用的古代龟兹—焉耆文（即所谓的“吐火罗语”）。^④

下面让我们分别从他的《玄奘传》和《金光明最胜王经》中引用几段，加以证明。汉文《玄奘传》第五卷开头部分（叙述玄奘即将从印度回国前的情况）：

“……鸠摩罗使未至间（、）有一露形尼乾子伐阁罗忽入法师房来（、）法师旧闻尼乾善于占相（、）即请坐（、）问所疑曰（、）玄奘支那国僧来此学问（、）岁月已久（、）今欲归还（不知达不）。”^⑤

回鹘文译文拉丁字母转写^{[5]（P8-9）}

1. Kumari iligning arqyshy

回鹘文译文的汉译文

当鸠摩罗王使

- | | |
|--------------------------------------|---------------|
| 2. Samtso acariqa tägmāz | 尚未到达三藏法师 |
| 3. (ötdä, bir)yalyng ät'özlüg | (时), 有一赤身的 |
| 4. w(a)chir atlgħ nigranti surt-oq | 名叫伐阁罗的尼乾子忽然 |
| 5. Samtso achari pryanninga kirip | 进到三藏法师房中。 |
| 6. kälđi. samtso achari öngrä | 三藏法师以前 |
| 7. äshidmish bar ärdi.bu nigranti | 听说这个尼乾子 |
| 8. (bir uz) körümchi ol tip. ötrü | 是个精于占相的人, 于是 |
| 9. üskintä olghurtup, sizinmish- | 就让他坐在面前, (向他) |
| 10. in ayytdy inchä tip. | 询问所怀疑的事情道: |
| 11. m(ä)n huintso ulugh tawghachlygh | “我玄奘是伟大中国的 |
| 12. toyin munta boshghutqa | 僧人, 到此学习。 |
| 13. kältim. yyllar aylar ärtgäli | 岁月已过去 |
| 14. ürkich bolty. Amty öz ulushun- | 很久了。现在我打算 |
| 15. qa yanturu barghuluq tapym ol | 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

从这段回鹘文译文我们看到, 胜光法师对汉文原文理解得相当精确。我们知道, 古代汉文书籍都是不加标点的, 文句的点断全凭读者对古汉文的理解水平。在目前看来, 这段译文理解上无一处错误。在正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上, 他又熟练地运用本族语文, 确切、流畅地表达了原文内容。在不损害原文的前提下, 为了照顾本族语文上下文的语法关系, 他在第二行开始处加上了原文所无的间接宾语“三藏法师”, 在第 11 行开头处加上了第一人称代词“我”。这里还要特别指出, 胜光在第 11 行“中国”一词前加上了一个原文没有的形容词“伟大的”(这点在《玄奘传》译文中多处见到)。这一点表明他热爱自己的国家, 为祖国的伟大而感到自豪。此外, 汉文原文中的“尼乾子”(按: 指印度非佛教徒的耆那教徒, 梵文原文为 *nigrantha*)、“鸠摩罗”王(梵文原文为 *Kumara*), 胜光在翻译时都一一还原为梵文(或通过古代龟兹一焉耆文的中介), 写作 *nigranti*, *kumari*。这表明他懂得梵文或古代龟兹一焉耆文。

再如《玄奘传》第七卷中玄奘回国后写给印度智光法师一封信的译文, 汉文原文为:

“大唐国苾芻玄奘谨书中印度摩诃陀国三藏智光法师座前(、)自一辞违(、)俄十余载(、)境域遐远(、)音徽莫闻(、)思恋之情每增延结(、)彼苾芻法长至(、)蒙问并承起居康豫(、)豁然目朗(、)若睹尊颜(、)踊跃之怀(、)笔墨难述(、)节候渐暖(、)不审信后何如(、)又往年使还(、)承正法藏大法师无常(、)奉问摧割不能已矣(、)呜呼(、)可谓苦海舟沉(、)天人眼灭(、)迁夺之痛(、)何期速欤……”。

回鹘文译文拉丁字母转写[®]

1. ulugh tawghach ilintäki toyin
2. Huintso äsängü bitigim.
3. ortun äntätkäk ilintäki magad-
4. lygh üch nom bilmish
5. inanprbi achariqa(.) bir kiä
6. adrylmyshdyn bärü anyng ara
7. on yyl bolty. il-ulush yraq-
8. ynga ädgü sawyn äshi-
9. dgäli bolmazbiz. saqyn-

回鹘文译文的汉译文

大唐国僧人
玄奘的问候信。
致中印度摩揭陀
地方人、通晓三藏经的
智光法师。自从
分别以来, 之间
已经十年过去了。由于
国与国(之间)的遥远,
我们未能听到(关于您的)消息。

- | | |
|------------------------------------------|--------------|
| 10. maq amranmaq kösüş- | 我们（对您的）想念爱慕 |
| 11. ümiz kün künigä üstälür | 之情天天都在增加。 |
| 12. balur. toyin dirgadrmi kälip | 僧人法长已 |
| 13. äsän tägdî. acharining dat /// | 平安到达（这里）。当听到 |
| 14. mahabutlari inchin tüzin | 您贵体无恙时， |
| 15. äshidip anta-qya oq kör- | 我们像看到受尊敬的 |
| 16. ünmâz yaruty qalty ayaghuluq- | 您本人一样，马上眼前 |
| 17. yn körmishtäg bolup qaly /// | 明亮了。我们 |
| 18. qalangurdy köngülümüz birli maka- | 踊跃的心情不是笔墨 |
| 19. li sözlägüsüz ol(.) kim anta tag // | 所能形容的。 |
| 20. öd qolular kâzigintä | 气候开始逐渐变得 |
| 21. ärü ärü isig bashlaty. bu | 炎热。在此炎热 |
| 22. isig ödtä bilmâzbiz bägläg- | 之时，不知致意后 |
| 23. dâ kin nâtäg inch mu ärki (.) | （情况）如何，平安否？ |
| 24. yana byltyr barma yyl änâtkäk | 再有，从往年印度 |
| 25. din kâligli arqyshytyn drma- | 来使那里听到正法 |
| 26. gupdaki atlgħ normchy achari baghshy | 藏法师 |
| 27. Myzny qyylty tip äshidip | 不幸去世的消息时， |
| 28. synmaqymyz buzulrnaqymyzny tüküt- | 我们有说不完的 |
| 29. gâli umadymyz. ay... | 悲痛。唉（真像是） |
| 30. ämgâklig taluining kimisi | 苦海之舟 |
| 31. batmysh. tngriki kishilining | 沉没，天与人的 |
| 32. közi tägilmish. ädrâmlig | 眼睛瞎了一样！德 |
| 33. törü kâlmâkning ämgâki | 法到来的痛苦 |
| 34. nâ ymâ tang nâ yrnâ tawraq-ay(!) | 是多么地快啊？！ |

胜光翻译的这封具有六朝文体、文意深奥的汉文书信，进一步展现出他的确不愧为当时维吾尔族中精通汉语文的大师。这封信中的某些文句就是汉族中对古文有较高造诣的人也未必都句句理解得准确无误。而作为一位远处边疆的少数民族人士，胜光竟能理解、翻译得基本正确，这一点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翻译这封信的开头部分时，他并没有拘泥于汉文原文的形式，而是按照当时回鹘社会中流行的书信格式，译成“大唐僧人玄奘的问候信”，接着是书信的“抬头”——“致某某”。

“座前”一语因为是古代汉文书信中特有用语，故略而未译，而用回鹘语中的方向格-qa 表示之。书信中的正文“无常”一词用古代维吾尔语“qiyilmaq”一词（不幸逝世之意，来自古代动词 qiy-“舍去”的被动态）来翻译，十分妥帖。汉文原文中“迁夺之痛”一语（“迁夺”二字此处喻指死亡），回鹘文译为“德法来到之痛”不知是什么意思，可能也如汉文一样，是一种比喻“死亡”的说法。

此外，如前面所引一段译文一样，胜光在译这封信时，照例把一些印度语词还原为梵文（或通用古代龟兹—焉耆语的形式），如“摩揭陀”、“智光”、“法长”、“正法藏”等分别还原为 magad, inanprdi, dirgadrmi, drmaguptaki, 这些词语的梵文分别为 magadha, jnanapradha, dirghadharma, dharmaguptaka。在译“苾芻”一词时，则使用回鹘文中早已借入的汉语借词 toyin（僧人，来自古汉语“道人”），而未用梵文 bhikshu。

胜光法师的另一重要译著为回鹘文《金光明经》。这是目前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中篇幅最大、保存

较完整的重要文献之一。其主要内容是宣传颂读和宣讲此经，则人们或国家可以得到四大天王的保护。20 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吐鲁番已获得此经的许多残卷。但最完整的写本（不是很多人误传的所谓“木刻本”）为俄国马洛夫在我国甘肃酒泉裕固族地区所得（按：由于马洛夫在拼写发现地名时用的是甘肃方言，学界长期不知其确切地名。现知是“文殊沟”，位于酒泉西南约 15 公里。这里还发现有重要的回鹘文《文殊寺碑》，该碑已为笔者所研究刊布^[11]）。

由于拉德洛夫（W.Radioff）和马洛夫（S.Malov）在刊布这部文献时（1913—1917），是用俄国科学院新铸成的回鹘铅字重新排版，未附任何图版，所以长期以来学者不知其庐山真面目（有人错误地说是木刻本）。直到 1982 年，日人百济康义和德国罗尔本（K.Röhrborn）研究刊布了二叶（四面）保存在瑞典首都斯得哥尔摩市斯文·赫定（Sven Hedin）博物馆的该经影印图版后，我们才看到其真面貌（这二叶是上世纪 30 年代中瑞考查团的瑞典考古学家 Bergman 在甘肃所得，恰是马洛夫本所缺少的那二叶）。写本用楷书体写成，笔划很近于木刻本。

在过去近一个世纪里，许多突厥学家研究了这一回鹘文重要著作，但迄今尚没有全书的校刊本出版。我认为国内外突厥学家们研究此书时必须懂古汉语或与汉学家合作，才能避免错误。例如 1994 年土耳其学者喀雅（C. Kaya）出版的《金光明经研究》（Uygurca Yaruk-Giris, Metin ve Dizin）一书，就因不懂汉文，把回鹘文译文中的 küügälig（意为“有神通的”）一词拆成两个词 kuo 和 kälīg。甚至突厥学大师马洛夫院士也因不懂汉文，在翻译该书中的《舍身饲虎的故事》时也犯了错误。^[12] 这里笔者再次呼吁我国有关方面关心对回鹘文《金光明经》、《玄奘传》的研究和出版工作。这一工作只有中国突厥学家、维吾尔学家才有能力完成。

如果说在翻译前面引证的两段汉文散文时，胜光力求译文的忠实和流畅的话，那么他在译《金光明最胜王经》下面七段七言偈颂时，为了译文的生动、感人，为了在实质上再现原作所表达的内容，他没有逐句死译，而是采用了古代维吾尔诗歌中七音节的挽歌体进行翻译，即在格式上把它扩大为各由四行组成的两段诗。他之所以在翻译这段偈颂时作了一些形式上的变动，是因为诗歌翻译又不同于一般散文翻译，更不同于学术著作的翻译。这一点再次证明胜光的确是一位运用本族语言的巨匠，他的翻译技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汉文原文：

祸哉爱子端严相 因何死苦先来逼 若我得在汝前亡 岂见如斯大苦事^⑦

回鹘文译文拉丁字母转写^{[13] (P622)}

nä ada ärdi atayim
körklä-kiä ögüküm,
öl mäk ämgäk nächükin
öngrä kälip ärttürdi?
sintidä öngrä ölmäkig
bulayyn ay kün-kiärn!
körmäyin ärti munitäg
ulugh achygh ämgäkig!

回鹘文译文的汉译文
这是什么灾祸，我的孩子
我的漂亮的小儿子，
死亡的痛苦为什么
先来把你夺去？！
我愿死在你的前面，
啊，我的小太阳！
我不愿见到这样
巨大的痛苦！

当然在胜光的翻译中也不是一点错误没有。在回鹘文《玄奘传》译文中就有若干处由于他读错汉文句子或未能理解某些专门用语的含义而出现了译文错误。另外，有的地方他也过于拘泥于汉文原文。但整体说来，胜光的译文是很好的，这对生活在一千多年前新疆地区的一位兄弟民族人士来说，达到这一水平是件不容易的事。

此外，在胜光的译作中，我们尚见到不少古代汉语借词。例如：法师（wapsi），弟子（titsi），博士（bahsi，回鹘文转义为“教师”）、僧人（toyin，来自汉语“道人”），笔（biir），墨（maka），

将军(sangun),公主(qunchui,回鹘文转义为王后、夫人),莲花(linhua),菩萨(pusar),布施(bushi),罪(tsui),龙(luu),用(yun-la-),仓(sang),橐(子)(im,回鹘文转义为“房梁”)以及许多表示天干地支的汉语词等,其中有的早已在胜光以前就已借入,有的是由他首先借入的。这些汉语借词的采用进一步丰富了古代维吾尔书面语的词汇。

汉文《玄奘传》、《金光明经》等重要的汉文著作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被一位古代维吾尔族学者译为本民族语言,绝不是偶然的。这是长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起生活在统一的祖国内存在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相互学习,彼此影响的必然结果。从胜光和他的译作中,我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维吾尔族和汉族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亲密关系。

注 释:

①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本文在转写回鹘文(古代维吾尔文)时使用拉丁字母 ch、sh、gh 双字母表示相应的辅音字母,用 y 表示与前元音 i 对应的后元音,/// 表示原文缺三个字母。

② 以前我曾音译为“僧古萨里”或“详古萨里”。现据近年来新发现的材料和新的研究成果,改用其汉文原名“胜光法师”。详见乔治·哈札依《回鹘文木刻本折叠书残卷研究》所附图版中缝“胜光法师”四字,载东德《古代东方研究》(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卷三,第 91-108 页及图版,1975 年;杰·哈米勒屯(J. Hamilton)《回鹘文“萨里”和“都统”考》,载法国《亚洲通报》(Journal Asiatique)卷 272、314,第 425-437 页,1984 年。

③ 文章题作《关于回鹘学者详古法师以前不为人知的新译作》(Uygur biligini singku selitutung'un bilinmeyen yeni bir cevirişi üzerine) [C]. 突厥语研究年鉴(Türk dili Arastirmalari yilligi-Bulletin) [E]. 安卡拉,1965。(该书回鹘文译本的其他残叶 1976 年由德国洛贝林布在《德国东方学协会刊物》127 卷,第 87-100 页。)

④ 此处指公元 8 世纪以前在库车、焉耆地区使用的古代龟兹—焉耆语。

⑤ 汉文《玄奘传》据 1923 年支那内学院校勘本和 1932 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校勘本。

⑥ 此据北京影印本 18a-19a。

⑦ 此据频迦精舍本大藏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第 41 叶。

参考文献:

- [1] (唐)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郭沫若.《坎曼尔诗笺》试探.出土文物二三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元)脱脱等撰.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 柯劭.新元史[M].卷 110、136、160、192、197、243.北京:中国书店,1988.
- [5] 冯加班(A. von Gabain).回鹘文《玄奘传》第五卷残卷研究[A].科学院纪要(SPAW)(哲学历史部分)[C].柏林,1955.
- [6] 勒·尤·土古余娃(L.YU. Tugusheva).《玄奘传》回鹘文译本第十卷残卷研究.莫斯科:东方古文献学(Pis' mennye Pamyatniki Vostoka),1971;《玄奘传》残卷研究(Fragmenty uyurskoy versii biografii Syuan'-tszana).莫斯科,1980.
- [7] 拉德洛夫、马洛夫.回鹘文《金光明经》(Altun Jaruq. Suvarnaprabhasa. Tekst uygurkoy redaktsii, izd. Radlov i Malov,SPB,1913-1917),1913;米勒(F. W. K. Mueller).回鹘文文献研究(Uigurica)[M].1908.
- [8] 格·哈札依.回鹘文木刻本折叠书残卷研究[A].古代东方(Alte Orientalia)论文集(第 3 集)[C].1975.
- [9] 羽田亨.羽田亨博士史学论文集(下篇)[M].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58.
- [10] 冯家.冯家论著集粹[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1] 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J].考古学报,1986(2).
- [12] 耿世民.若干古代突厥词的考释[J].民族语文,2002(4).
- [13] 拉德洛夫、马洛夫.回鹘文《金光明经》(Altun Jaruq. Suvarnaprabhasa. Tekst uygurkoy redaktsii, izd. Radlov i Malov,SPB,1913-1917),1913;米勒(F. W. K. Mueller).回鹘文文献研究(Uigurica)[M].1908.

作者简介:

耿世民,男,汉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突厥语文。

(责任编辑:李玲)